

杜克實習獎學金 學生心得報告

作者：成大謝佩君

這趟旅行的開始，我真的很天真。我還不知道答案會在旅程之中不斷地消失，也不知道隨著旅行繼續答案只有更加複雜，而且彼此之間還有更多的相互關聯，及更多的問題出現。

---羅柏·卡普蘭（世界的盡頭）

第一個月選擇的是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本來沒有想要第一個就來到這麼具有挑戰性的科，可是因為人為不可抗拒之因素，這個就變成我的第一個 *rotation*。這個 *rotation* 是我最有興趣的一個，卻也是我覺得最挫折的一個，不過也是因為很有興趣，所以即使再挫折都還有力氣堅持下去。語言問題是很大的一個因素，面對一個 *depressed* 的病人，一聽到有人問他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就會紅了眼眶的病人，或者是正處於 *delirium* 而不知所云的病人，對一開始的我來說是有些困難去 *approach* 的，而當我的第一個 *resident* 在我面前眼睜睜地把新照會的病人給其他的醫學生，而不讓我去看時，感覺是超級挫折的。很多時候是像個遊魂一樣在樓梯間飄來飄去。後來我遇到一個很好的 *attending*，她關心我過得怎麼樣，我告訴她我覺得很挫折，因為我的 *resident* 不相信我，不願意讓我看新照會的病人。我的 *attending* 就說她會打電話跟我的 *resident* 說，要把我當這裡的醫學生一樣看待，這是我的學習權利。她也邀請我週末參加她的查房(精神科病房)。我覺得很感動，後來的那段時間，我得到很多的學習機會。在 *psychiatric consultation* 的這段期間，是我覺得很寶貴的一段日子，因為受到挫折，而在挫折當中學習面對及自我成長。自己覺得慢慢地變得比較勇敢，能夠比較坦然去面對一些可能會有點不知所措的情況。也學習到有問題要反映，而不是默默地承受，有了溝通反映才會有解決問題及進步的空間。



第二個月是在 *infectious disease*，雖然對抗生素對很多細菌的記憶力不足，還是硬著頭皮選了 *infections disease*，在這個 *rotation* 學到比較廣泛地來看一個病人，比較有 *general medicine* 的感覺，從使用 *browser*、翻閱病歷、接觸病人、寫 *consultation note*、和 *resident* 或 *fellow* 討論、自己上網查不懂的問題、最後 *present* 給 *attending* 聽、互相討論如何看這一個病人.....，這一連串面對問題、與病人溝通、解決問題的模式是很有趣的，而且因為病人數不多，一個病人就可以花很多時間去查資料討論思考。每天下午還有 *microbiology plate round*，會到微生物實驗室，有負責的人教大家一些在微生物實驗室的診斷方式，和臨床結合，對那些有著各式各

樣奇怪名字的菌多了一些親切感及臨床感。



第三個月是在 pulmonary disease，也是看照會的，因為有了 infectious disease 的訓練，在 pulmonary 的這個月就比較駕輕就熟，和 ID 比較不一樣的是在 pulmonary 需要比較多的鑑別診斷，看到一張 X 光片的表現，要開始想有哪些可能，這樣子思考的訓練是很有趣也讓人印象深刻的。

以下還有幾點觀察到比較有感覺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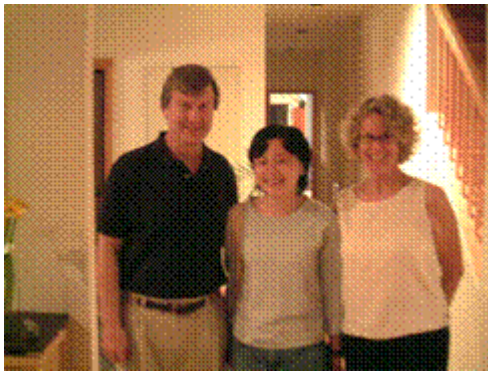
醫學生對自己權利的要求：有一次在和一個醫學生討論有某一個 resident 時，她說她不喜歡這個 resident，這個 R 都一直叫我們做事接病人，又不好好和我們討論。她說她是來學習的，不是來做工的。而且對於我們有幾天看病人待到七 八點覺得頗有微詞，非常得沒有效率。她還說那個 R 對我不好，不應該不讓我接病人。我們面對面地坐著，聽她講這些事情時，感受是非常深刻的，美國的醫學生是很重視自己學習的權利，他們認為自己是來學習的，不是來做工的，而 R, fellow, attending 的責任也是要教學，她說 Teaching is their responsibility! 他們是看病人查資料唸書都很認真，可是他們的認真不是超時工作的認真，只要超過五點還沒有結束就會看到他們的臉上出現奇怪的表情以及許多的抱怨，他們對於自己的學習及自己的權利是看得很清楚且很重視的。



被賦與較多的獨立思考訓練及尊重：在討論病人的時候很常會被問到 What do you think? 他們很尊重我們的想法，也希望學生是在自己思考過後所學習到的東西才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不只是對醫學生，對 R，對 fellow 也都是這樣子，有一次我的 attending 就對 fellow 說：You are the boss. Fellow 就轉頭對 R 說：You are the boss.，R 回頭過來跟我說 You are the boss，每一個人都負起自己照顧病人的責任，連小小的醫學生也是 boss。在一個團隊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受到尊重也彼此尊重，當我去看照會的時候，即使我只是一個醫學生，照顧病人的 R 或是 attending 看到我來看病人，就會仔細地跟我說明一次病人的情況，並提出他們的疑問或是需要照會如何幫助他們照顧好這個病人，跟我討論病人的情形。那種受到重視的感覺是滿令我受寵若驚的。不因我只是一個醫學生而不重視我。

另一方面，在台灣說自己是醫學生心裡會覺得有些彆扭，病人聽到自己是醫學生也會有一些怪怪的表情或質疑的語句。在 Duke 當我們去看病人時，卻是很自然地就介紹自己是 medical student，因為在這裡每個人都這樣做，病人大多數也都很願意告訴小小的醫學生他們的情形。



互相討論的氣氛，教學的氣氛：在 Duke 有各式各樣的 conference 或是 grand round，如果有心想要學習，每天都會有機會接觸各樣的刺激，在這些 conference 當中的討論氣氛大致上是滿熱烈的，大家都不會害怕把自己的意見發表出來，可能是文化背景的關係，把自己的看法表達出來對他們來說是一件相當自然的事情。而在討論 case 時，我沒有看過有任何不悅或攻擊的情形發生，討論都是針對事情針對究竟該如何做，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而不會針對人來發表意見。除了會議的討論之外，Duke 這裡每個人對教學的重視也是百聞不如一見的，大部分的 R 或是 attending，都很樂意和學生討論，看照會通常是我自己先看，看完再和 R 或 fellow 討論，在和他們討論的時候或許有很多的不了解或不知道，但是他們大致上都很熱忱的教學，也都能清楚地說明，和自己過去的經驗不太一樣。教學也是需要練習的，在教學過程當中也讓自己的思路及理解變得更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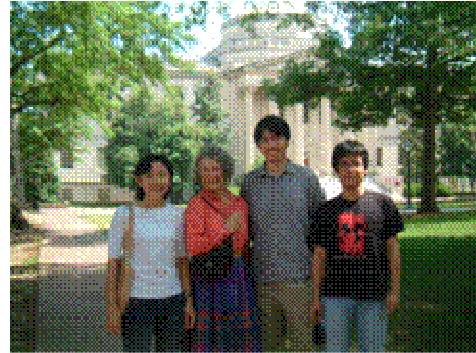
Clinic：來到這裡跟了幾次的門診，一次 psychiatry，一次 pain clinic，還有一次 HIV clinic，病人是採約診制的，病人數量以及醫生可以看病人的時間和台灣是無法比較的，整個大環境制度使然。由於時間比較充裕，醫生和病人的互動比較多，不限於是醫學疾病方面。而且在進入診間時，醫生一定會和病人問候並且介紹我是醫學生，可不可以一起參與此次門診，再來我一定就會和病人握手問候。這種感覺滿奇妙的，很真實的互相尊重，感覺在這樣子的過程中，病人被尊重，醫學生被尊重，也就是醫生自己被尊重。

也並不是所有的人所發生的事情都是正面的，仍會有一些不愉快的經驗或是不重視教學、缺乏尊重的時刻，不過在這樣的過程中也真真實實的經歷自己內在的感覺並且對於許多的事件背後有更多的省思。美國並非一切都好，在表面看似簡單清楚的現象下蘊涵著長久而深遠文

化民族歷史的累積，並非短短數語所能道盡，我所能做的也只是儘量去體會其中好的部分、值得我們學習的精神內涵，至於如何真正的落實，或是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尋見自己的步調及方向，又是另一個值得深思且需要不斷自省的才能靠近的願望。

在 Duke 這三個月，也不僅只是醫學上的體會而已，遇見很多特別的人，發生很多特別的小事情，覺得生命在這樣子的過程中變得比較勇敢、比較有厚度、比較模糊卻也比較清楚。

僅以此文分享生命的那麼一點點感覺。誠摯地謝謝在這個過程當中所有陪伴著的生命及心情。



這趟三個月人生的旅行，我帶著許多的問題前進，在前進的過程中，也出現許多答案。旅程就某個層面而言是結束了，但相信留下的是更多的答案及有關答案的問題。而追尋這問題與答案的旅程卻仍是繼續。